四庫全書

子部

稗編卷六十二　　明　唐順之　撰

諸家二十　術數

三命　　韓愈

退之李虛中誌曰李虛中最深於五行書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勝衰死旺相斟酌推人壽天貴賤利不利輒先擄其年時百不失一二退之三星行曰我生之辰月宿南斗牛奮其角箕張其口牛不見

服箱斗不挹酒漿箕獨有神靈無時停簸揚無善名以聞無惡聲以攘名聲相乗除得少失有餘三星各在天什伍東西陳嗟汝牛與斗汝獨不能神東坡志林韓退之詩我生之辰月宿南斗乃知退之磨蝎為身宫僕以磨蝎為命宫平生多得謗譽殆同病也

送許季升詩　　楊廷秀

詩曰連珠合璧轉璇霄也被星家不見饒災曜元來怯檮杌福星不是背箪瓢

珞琭子　通考後同

晁氏曰李獻臣云珞琭者取珞珞如玉琭琭如石之義推人生休咎否泰之法箕子曰五行金木水火土禹曰辛壬癸甲則甲子五行之名葢起於堯舜三代之時矣鄭氏釋天命之謂性曰謂木神則仁金神則義之類又釋我辰安在曰謂六物之吉凶此以五行甲子推知休咎否泰於其傳者也吕才稱起於司馬季主及王克其言淺哉然才所詆建禄背禄三刑刼殺建學空亡勾絞

六害驛馬之類皆今世三命之術也亦在才之前矣故精於其學者巧發奇中最多陳氏曰此書祿命家以為本經其言鄙閭巷賣卜人所為也

五星

晁氏曰秤星經三卷不著撰人以日月五星羅睺計都紫炁月孛十一曜演十二宫宿度以推人貴賤夀夭休咎不知其術之所起或云天竺梵學也按洪範曰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月之

從星則以風雨伶州鳩曰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以此言之五星之術其來尚矣蓋可以占國則可以占事可以占事則可以占人也然術家用日月五星以占吉凶又加以交初交中之神紫炁月孛之宿初中者交食之會亦可以意求惟炁孛無稽而術家獨以為效且曰土木之餘氣五星之行土木最遲而為吉凶者久故有餘氣云

星學

釋文瑩

王處訥通星歷之學太宗時贊寧撰僧史十卷充史館編修壽八十四處訥推其命孤薄三命禽略六壬遁甲俱無重貴之處謂寧曰師生時正得天貴星臨門必有列土侯王在戶否寧曰母謂某生時方卧草錢文穆王元瓘往臨安縣拜塋至門雨作避於茅簷甚久浣浴襁藉徘徊方去

論鎮星為福　洪邁

世之伎術以五星論命者大率以火土為惡故有晝忌

火星夜忌土之語土鎮星也行遲每至一宮則二歲四月乃去以故為災最久然以國家論之則不然苻堅欲南伐歲鎮守斗識者以為不利史記天官書云五潢五帝居舍火入旱金兵水水宋均曰不言木土者德星不為害也又云五星犯北落軍起火金水尤甚木土軍吉又云鎮星所居國吉未當居而居已去而復還居之其國得土若當居而不居既已居之又西東去其國失土其居久其國福厚其居易福薄如此則鎮星乃為大福

德與木亡異豈非國家休祥所係非民庶可得侔耶

王氏範圍要訣後序　　吳萊

天文星歷五行之說尚矣黃帝風后漢河上公有三命一家藝文志不著録也梁陶弘景始述三命抄畧唐僧一行桑道茂劉孝恭咸精其術韓退之言李虛中善用人年月日時知人命貴賤壽夭者是已貞元初李弼乾又推十一星行歷後傳終南山人鮑該曹士蔿世係之星歷所謂十一星者日月五星四餘是也然而天體至

圓二十八宿與之為經日月五星皆動物也且相循環
運轉乎三百六十五度有畸之內與之為緯尚書堯典
考四仲中星各以時異秦漢以來諸儒又推十二次度
數十二國分野及所入州郡躔次乃若有一定不可易
之處是何天運之常旋地維之不動者又若是參差不
齊也哉晉天文志天市東南有十二國星其星有變各
以其國將天之所覆至廣華夏之所占特東南牛女二
宿之下歟此十二國星又與前十二國之分野異矣意

者牛女二宿當十二次則爲玄枵星紀之交當十二國則爲齊吳濱海之地天運之常旋者本不常居地維之不動者固有定屬也然雖北極居天之中常在人北北斗實爲帝居運乎中央亦處人北葢嘗北至幽州碣石之野斗極且當人上北過居庸西渡洟水北斗已南迤而下人且背之而馳矣由是觀之華夏之所占者豈直東南十二國星哉未可以槩論也日君象也行則有常月五星臣象也行則無常葢日之常行也則有中道歴

家所謂黃道是已月五星既無常行乍南乍北或贏或縮且或不出於周天二十八宿黃道之度而雜犯乎河漢内外諸星此又豈可以區區算數多少測之哉他則紫氣以祥彗孛以妖羅睺計都以蝕神首尾古未嘗與七政並列春秋之書星孛或入北斗或在大辰本是妖星為異老子之出函谷紫氣臨關亦是氛祲雜占王朴五代欽天歷又謂蝕神首尾僅行於民間小歷而已今其說一本之都利聿斯經都利葢都賴也西域康居城

當都賴水上則今所謂聿斯經者婆羅門術也李弼乾實婆羅門伎士而曹士蔿又作民間小歷者此其為術固異於甘石之舊矣夫以天地陰陽之合散而庶人庶物莫之能遺氣賦之形理賦之性性之體本粹然至善者也氣之運譬之草木春而榮秋而槁倏而凝聚忽而澌盡亦其宜者苟不推之以一理之同而徒役之以多術之異不亦末乎嚴陵王生乃以範圍要訣一卷示予其法皆原於易又有過於三命十一星之外者列之以

千百十零附之以氣名體性尤與潛虛擬玄者合也此其最近於理者歟將其人之創為是法者亦且有得於河洛圖書之奥者歟故予又特采别說以序之

論三命五星所自　王應麟

王應麟云以十一星行歴推人命貴賤始於唐貞元初都利術士李弼乾韋斯經本梵書程子謂三命是律五星是歴晁氏謂泠州鳩曰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五星之術其来

尚矣定之方中公劉之詩擇地之法也我辰安在論命之說也傳云不利子商則見姓之有五音詩吉日維戊庚午見支幹之有吉凶

晁真二公星命

晁文元公平生不喜術數之說術者常以三命語之公曰自然之分天命也樂天不憂知命也推理安常委命也何必逆計未然乎慈湖先生謂真文忠公曰希元有志於學顧未能忘富貴利達何也公莫知所謂先生曰

予嘗以命訊日者故知之夫必去是心而後可以語道

禄命辨　　宋　濂

三命之說古有之乎曰無有也曰世之相傳有黄帝風后三命一家而河上公實能言之信乎曰吾聞黄帝探五行之精占斗罡所建命大撓作甲子矣所以定歲月推時候以示民用也他未之前聞也曰然則假以占命果起於何時乎曰詩云我辰安在鄭氏謂六物之吉凶王充論衡云見骨體而知命禄覩命禄而知骨體皆是

物也況小運之法本許慎說文巳字之訓空亡之說原司馬遷史記孤虛之術葢以五行甲子推人休咎其術之行已久矣非如吕才所稱起於司馬季主也沿及後世臨孝公有禄命書陶弘景有三命抄畧唐人習者頗衆而僧一行桑道茂李虛中咸精其書虛中之後唯徐子平尤造其閫奥也曰十一曜之說古有之乎曰無有也書云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所謂七政日月水火木金土也而無紫氣星孛羅睺計都也星孛數見於春秋

或見大辰或入北斗紫氣則載之史冊與氛祲同占羅睺計都者蝕神首尾也又謂之交初交中之神初中者交食之會也借此以測日月之蝕也唐貞元初李弼乾始推十一星行歷絁該曹士蔿皆業之士蔿又作羅計二隱曜立成歷起元和元年及至五代王朴著欽天歷且謂蝕神首尾頗行之民間小歷而已若吳伯善若甄鸞若劉孝孫若張胄玄之所造但云七曜而不聞有十一星也曰然則假之以占命又起於何時乎曰洪範云

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泠州鳩云武王伐殷嵗在鶉火月在天駟則以星占國亦已久矣而未必用之占命也曰以星占命奈何曰予嘗聞之於師其說多本於都利聿斯經都利葢都賴也西域康居城當都賴水上則今所傳聿斯經者婆羅門術也李弼乾實婆羅門伎士而羅𣊬計都亦胡梵之語其術葢出於西域無疑晁公武謂為天竺梵學者於此徵之尤信也曰術之緣起則吾既得聞命矣然亦巧發而竒中乎曰有固有之而不可泥

也何也且以甲子幹枝推人所生歲月展轉相配其數極于七百二十以七百二十之年月加之七百二十之日時其數終於五十一萬八千四百夫以天下之廣兆民之衆林林而生者不可以數計日有十二時未必一時惟生一人也以此觀之同時而生者不少何其吉凶之不相同哉吕才有云長平坑卒未應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誠足以破其舛戾矣三命之說予不能盡信者此也天以二十八宿為體體則為經有定

所而不可易以五星為用用則為緯恒絡繹乎其閒或遲或留或伏或逆固有常度而可以理測茍謂躔某宿則吉歷某宫則凶猶或可言也設其星有變其行不依常經而犯乎河漢内外諸星又將何以占之哉或如前所謂生同一時者其躔次無不同吉與凶又何懸絶哉夫萬物皆出於五行安有五行之外又有四餘土木行度最遲而為吉凶者久故有餘氣而烝為木之餘計為土之餘猶或可言也水之餘則孛火之餘則羅果何所

取義哉水火土木然矣奈何金獨無餘氣乎或謂相生故有而相尅故無亦非通論也況孛乃妖星或有或無而炁羅計三者本非星也不知何以有躔度之說哉十一曜之說予不能盡信者此也曰秦漢以來諸儒推十二國分野十二次度數及其所入州郡躔次毫釐若無差忒者既可占國豈不能占人乎曰天運地維動靜不同故先正云有分星而無分野占國者不可盡泥也占國者不可盡泥況占命乎曰五星之精發乎地而昭乎

天其分配十干十二辰名雖殊而理則同也人資天地以生山林之民毛而方謂得木氣之多也川澤之民黑而津謂得水氣之多也得火氣之多則丘陵之民專而長也得金氣之多則墳衍之民晳而瘠也至於豐肉而痺則得土氣之多而所謂原隰之民也然則彼皆非歟曰五土有異而民生以之此固然也人之賦氣有薄厚短長而貴富賤貧壽夭六者隨之吾不能必也亦非日者之所能測也蹈道而修德服仁而惇義此吾之所當

為也不待占者而後知之也予身修矣倘貧賤如原憲短命如顔淵雖晉楚之富趙孟之貴彭鏗之壽有不能及者矣命則付之於天道則責成於巳吾之所知者如斯而巳矣不然委命而廢人白晝攫人之金而陷於桎梏則曰我之命當爾也怠竊偷生而不嗜學至老死而無聞則曰我之命當爾也剛愎自任操刃而殺人柔暗無識投繯而絶命則又曰我之命當爾也其可乎哉其可乎哉所以先王知山川異制民生異俗剛柔緩急遲

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度衣服異宜於是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所以卒歸於雍熙之治也昔者鄭大夫裨竈言鄭當火請以瓘斝玉瓚禳之子產不與已而果然竈復云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鄭卒不復火嗚呼此不亦祿命之似乎吾知盡夫人道而已爾曰近世大儒於祿命家無不嗜談而樂道之者而子一切禁絶之其亦有所本乎曰有子罕言命

贈徐仲遠序

劉虞臣

世之所謂禍福通塞者果由於命邪聖人罕言命命果不足道邪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自古固有不仁而安榮守道而戮辱者庸非命乎古之人以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為福而不言貴今之論命以官爵之大小品位之高下豈古之所謂禍福與今異邪好德無踰於仲尼則厄窮而在下顏淵亞聖三十以死曹孟德司馬仲達位在人上而以壽終且及

其子與孫禍邪福邪所謂命者當何以斷之哉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今之言命者其果有合於古人否乎天以陰陽五行生為人也陰陽五行之精是為日月木火土金水之曜七曜運乎上而萬形成于下人也者天地之分體而日月木火土金水之分氣也理生氣氣生數由數以知氣由氣以知理今之言命者之所由起也夫氣母也人子也母子相感顯微相應天人之理也則亦何可廢哉日至而麋

鹿解月死而蠃蠬嘸溫風動而蕎麥死清霜降而豐鍾鳴物理相通不可誣也天台徐仲遠以七曜四餘推人生禍福無不驗予甚異之而贈以言若夫吉凶利害之所趨避則吾聞之孟子矣

論命術　說海

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是聖人素其位而行所遇不可必故歸之於命先言道而後言命天之有命聖人依命而行道所以嚴君平西蜀設

肆為人臣者勉之以忠為人子者勸之以孝是亦行道爾後世不知斯理殫於書傳自立一家或以五行支干或以三元九氣或專取於日或寓於星禽或依於易數立說紛紛徒惑聞見爾如漢高帝入關三百人皆封侯趙括四十萬衆悉坑死豈漢無一人行衰絶運限者趙無一卒在生旺日時者此理可見近東淮岳總卿刋山西廖君所類諸家命書為五行精記其集録備載而無去取亦不免拘於五行之内言之且造物者惡得以甲

乙數語而窺之且夫人事未盡焉盡天理故善與人同即為合德知過再犯即為轉趾聞言不信即為狐神財不偷用即為耗宿昔有軍校與趙韓王同年月日時生若韓王有一大遷除軍校則有一大責罰其小小升轉則軍校微有譴訶此又不知於命以何而取焉大抵燭理明之人五行神鬼皆不能拘繫陶淵明有云癡人前不宜說夢達人前不可言命至急則無陰陽凡有妄心則被五行所惑一有私心則為鬼神所制況天道福善

禍淫鬼神禍盈福謙以命取斷於卜師彼以糊口之迫而藉此術以度日欲決行藏一以為貴一以為賤轉為之惑近時有一内貴官以門下人命使術者議之若言命佳則必以奇禍擾之言命窮則必以好爵榮之此是特與造物爭功略舉此以少釋其惑

臨安中御街上士大夫必游之地天下術士皆聚焉凡挾術者易得獲而近來數十年間向之行術者多不驗惟後進者術皆奇中有老於談命者下問後進汝今之

術即我向之術何汝驗我若何不驗後進者云向年士大夫之命占得禄貴生旺皆是貴人今日士大夫之命多帶刑殺衝擊方是貴人汝不見今日為監司郡守閫帥者日以殺人為事耶老師歎服

辨歲本說　　　　儲泳

胡汝嘉歲本謂今夜之子時即是來日則今年之子月當為來年立論詳而易明引證的而易信故近世多以十一月為來年向因先子塟用子月悉主汝嘉之說或

謂春夏秋冬一歲之叙也豈有冬而後春之理帝堯之歷象授時亦首春而次夏夫子謂行夏之時以其得天道之正也兩說交戰于中深思其故久之乃得其說然後決以吾夫子之言為正夫每日夜有十二時者太陽隨天之運而周行於方隅之十二位也故日到子方則為子時到午方則為午時每年之有十二月者太陽躔天而歷於天輪之十二星次也是以日次子位當虛宿之躔度而立春虛乃子位之正天中之一陽也天道左

旋日次子而為春之正月次亥為二月次戌為三月左
旋而歷十二位以定十二月也地道右旋故每日之太
陽在子位為子時順子丑寅卯歷十二位而定十二時
也葢太陽每一日順行十二方隅而為十二時太陽每
一歲逆躔十二星次而為十二月胡汝嘉不曉歷法故
為此論知天道更新於子而不知太陽次天輪之子為
更新也是說也惟深於星歷者知之正月建寅太陽次
虛太陰次危日月皆在天輪之子位此天道之一陽更

新也

焦氏易林　通考後同

晁氏曰漢天水焦延壽傳易於孟喜此其所著書也費直題其前曰六十四卦變爻有唐渝王序所書毎卦變六十四總四千九十六首皆為韻語與左氏傳載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漢書所載大横庚庚予為天王之語絶相類豈古之卜者各有此等書耶

石林葉氏曰吾家有焦贛易林京房易傳二書大抵皆

卜筮陰陽氣候之言不復更及易道考之班固儒林傳漢初傳易大抵皆本之田何而焦贛獨得隱士之說以授京房贛嘗從孟喜問易會喜死房即以其學出孟氏其徒瞿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然孟喜雖受學田王孫至其候陰陽災變言田生死時枕喜膝獨傳喜其實妄也故梁丘賀辨以為田生絶施讐手中時喜歸東海無此事則二氏書其源流固無所本縱焦贛書出孟氏固謬矣如趙賓說箕子明夷為箕子者萬物方荄茲也云

受於喜爲喜爲名之則喜乃妄人而已

陳氏曰又名大易通變凡四千九十六卦其辭假出於經史其意雅通於神祇葢一卦可以變六十四也舊見沙隨程逈所記南渡諸人以易林筮國事多奇驗求之累年寶慶丁亥始得之莆田旨韻語古雅頗類左氏所載繇辭或時援引古事其中亦多重複或諸卦數爻共一繇莫可考也

京房易傳

本傳房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字贛贛嘗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孟康曰分卦直日之法一爻主一日六十四卦為三百六十日餘四卦震離兌坎為方伯監司之官所以用震離兌坎者是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又是四時各專主之氣各卦主時其占法各以其日觀其善惡也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

晁氏讀書記曰漢藝文志易京氏凡三種八十九篇唐藝文志有京氏章句十卷而占候存者五種二十三卷今其章句亡矣乃略見於僧一行及李鼎祚之書今傳

者曰京氏積算易傳三卷雜占條例法一卷名與古不同所謂積算易傳疑隋唐志之錯卦是也雜占條例法者疑隋唐志之逆刺占災異是也景迂嘗曰是書兆乾坤之二象以成八卦卦凡八變六十有四於其往來升降之際以觀消息盈虚於天地之元而酬酢乎萬物之變者炳然在目也大抵辨三易運五行正四時謹二十四氣悉七十二候而位五星降二十八宿其進退以幾而為一卦之主者謂之世奇耦相與據一以超二而為

主之相者謂之應世之所位而陰陽之肆者謂之飛陰陽肇乎所配而終不脫乎本以飛某卦之位乃伏某宮之位以隱賾佐神明者謂之伏起乎世而周乎內外參乎本數以紀月者謂之建闕終始極乎數而不可窮以紀日者謂之積含於中而以四為用一卦備四卦者謂之互乾建甲初子於初坤建甲午於上八卦之上乃生一世之初一世之五位乃分而為五世之位其五世之上乃為遊魂之世五世之初乃為歸魂之世而歸魂之初乃生後卦之初其建剛日則節氣柔日則中氣其數虛則二十

有八盈則三十有六葢其可言者如此若夫象遺乎意意遺乎言則錯綜其用唯變所適苟非彰往而察來微顯而闡幽者曷足以與此易學自商瞿至孟喜授受甚明房受之喜而瞿牧白生者不肯詡京房曰京非孟氏學也劉向亦疑京託之孟氏乎不知當時為何說也今以當時之書驗之葢有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同為一家之言則其源委孰可誣哉

石林葉氏曰世傳京房易學據漢書傳易自商瞿至田

王孫皆自有次第故言易者以田王孫為正孟喜從王孫學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王孫死時枕喜股膝獨傳已為梁丘賀所排矣京房受學焦延壽延壽受學孟喜孟喜且不為當時所信況延壽乎史謂延壽獨得隱士之説託之孟氏易家不相同皆京氏為異黨而受梁丘賀學者亦京房顏師古謂别一人亦受學田何今世有京房易皆陰陽厯數之書又有京氏雜算數十篇其言龎雜專主占筮兩人莫知為誰審為受延

壽學者今考京房傳本以卦氣直日為說與其書不類占事知來房乃犯弘恭石顯自不能保其身亦何貴於占乎易於佗經孔子最所致意葢言五十而學易可以無大過而自司馬遷以來學者皆言孔子傳商瞿瞿本非門人高第略無一言見於論語性與天道子貢且不得聞而謂商瞿得之乎

朱子語録曰京房卦氣用六日七分李通云康節亦用六日七分但不見康節說處又曰京房輩說數捉他那

影裏才發見處便算將去且如今日一個人來相見便就那相見底時節算得這個是好人不是好人用得極精密他只是動便算得靜便算不得

陳氏書録解題曰京房易傳三卷積算雜占條例一卷吳鬱林太守陸績注京氏學廢絶久矣所謂章句者旣不復傳而占候之存於世者僅若此校之前志什百之一二耳今世術士所用世應飛伏游魂歸魂納甲之說皆出京氏晁景迂嘗為京氏學也用其傳為易式云或

作四卷而條例居其首又有參同契律歴志見陰陽家專言占候

壬遁出於易　朱震

宋咸貶京房關朗輩假易以行壬遁卜祝陰陽術數之學聖人之旨無有焉何如以是卦直月以是爻直是日何不起他卦而獨起中孚朱子發辨之曰頡達王傳易緯消息之卦不可非也六壬參時日而得易之坎離遁甲分九宫而得易之河圖皆得易之一端而不能盡又

諸儒假壬遁言易以籠天下不知壬遁實出於易而言易者亦何假夫壬遁哉聖人推陰陽消息之理以明得失存亡之象咸信剛柔進退而不信消息易緯之學是終日數十而不知二五也

論京氏易變卦　　胡一桂 後同

愚按京氏所定變法八純卦只各變得五卦至於游魂卦已是所變第五卦第四爻所變歸魂卦又是游魂卦下體三爻連變所得者則是六十四卦內八純卦所不

能變者游歸凡六十卦而八游卦必自各八卦内第六卦第四爻來八歸卦亦必自八遊卦内卦來而八宫卦亦不宜交互變矣至於筮卦則純卦上爻初未甞不變他卦但未能變本宫遊歸上爻而純卦自上爻外他爻亦未甞不能變本宫遊歸而遊歸二卦亦不必從某卦來也但得卦後某卦屬某宫幾世某卦屬某宫遊歸則不可易爾房雖不能制卦之不變卦雖能盡變亦不能不受制於房房雖自是一法終是吾聖人之法廣大周

溥如天之不可及也

世應例

平菴項氏曰京氏易法只用八卦為本得本卦者皆以上為世爻得歸魂卦者皆以三為世爻亦因下體復得本卦而三在本卦為上也其餘六卦皆以所變之爻為世世之對為應凡其所謂變者非以九六變也皆自八純卦積而上之知其為某爻之所變耳如乾本卦上九為世九三為應乾初變姤為一世卦初六為世九四為

應再變遯爲二世卦六二爲世九五爲應三變否爲三世卦六三爲世上九爲應四變夬爲四世卦六四爲世初六爲應五變剥爲五世卦六五爲世六二爲應剥之四復變爲晉謂之遊魂卦九四爲世初六爲應愚謂九四乾之本爻又在上卦故曰遊魂晉下卦皆變爲大有坤復歸乾謂之歸魂卦九三爲世上九爲應愚謂下體反乾本卦又在内卦故曰歸魂餘放此

論卦氣直日之非

圖象辨疑曰京房直日之說以坎離震兊各主一方以

六十卦分主一歲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之一卦得六日七分其爲算固周且悉矣然以坎離震兊之與乾坤諸卦一也坎離震兊主二十四氣而乾坤諸卦主六日七分何耶合六十卦爲日三百六十五四分之一附之一歲則有餘而加之閏則不足若之何其主一歲耶一歲之中盈縮餘閏初無常時而卦之所直則有定日又烏能候寒温耶且使夫六十四卦所配之日皆惟我之所分則何獨六日七分而後可吾將合六十四卦而以

一歲三百五十四日均之則一卦直五日四十二分五釐亦可也吾將損四正而用六十卦以當三百五十四日則卦直五日七十二分亦可也不然惟用八卦以當三百五十四日則卦直四十四日二十分又誰曰不可凡去取多寡惟我之所制則人皆可為矣何取乎經此房之罪也是以司馬温公又以為一卦御六日二百四十分日之二十一而後之學者又各以已見數而為圖配之以七十二候六十律六十甲子二十八宿所行之

度環其下而分綴之詳繹其義與其所隸之卦初無毫釐相屬此豈六十四卦之於七十二候六十律六十甲子二十八宿曾不具是理哉去取多寡隨己分綴必欲其繫之某則不可也此其弊蓋自房始或曰房之術以候風雨寒温各有效驗則何可貶曰非也天下之小術雖閱擇日時算布五行察尋地脈以至猥瑣邪僻之書無不借易以為說蓋天下之物無有不麗於陰陽者故淺陋之術皆得假聖人之糟粕以為精深所以眩惑斯

人而取售於世房之所以用之屢驗者逦其術也而非易也而不知房之所托也嗚呼房之是非亦曉然可見東都無易學白虎諸儒取其説以著易緯而唐孔穎達䟽復之七日來復以為六日七分之數謬誤相承以至今也

論卦氣起中孚之非

京房楊雄皆以卦配氣候謂之卦氣同是卦也同是氣候也宜其所配有不可得而異者然房以六十卦配之

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之一而雄則以六十四卦配之去取之異何也房以兑應大雪而雄以坎房以兑應秋分而雄以震節候之異何也房以坎離震兑各主日九十而雄於四卦卦得四日有半房以六十卦主六日七分而雄亦以四日有半處之多寡之異何也雄之太玄以二贊配一晝一夜凡一首九贊為四日有半有以一首准一卦則得四日半矣而又以二首准一卦則是卦又得九日也雄之以卦配日又自為異如此何也茍卦為

有用則陰陽之體有非人所能移者而增損遷變惟二子之所私何耶自達者觀之其為謬妄氷炭不言冷熱可知也盖亦求二子之所同者惟以卦氣起於中孚則一耳然卦氣不自他卦始而獨起於中孚不知何義復以一陽初生謂之冬至之候猶有說也屯以一陽震動於坎離之中謂之冬至之候猶有說也至於中孚以兊巽為卦而謂之冬至則無一說而可太玄以中准中孚其辭曰陽氣潛萌於黄宫信無不在其中盖謂中孚者

信也夫以中孚為信陽氣必應於此則是取其義而不取其氣也不取其氣而取其孚信之義則謂之起於無妄可也何必中孚雄之太玄乃亦效之以首擬卦豈以首與卦皆主是氣而後擬之也以中擬中孚以養擬頤以彊擬乾以視擬觀以止擬艮以難擬蹇不過以其字之同義而取之是知其所謂起中孚者亦取其信也其於所隷之節氣何所取哉使雄獨以太初歷起於中起於冬至起於牛之一度則猶可也而反以為起中孚嘗

見宋咸著論言卦氣起中孚非聖人之旨而朱氏難咸曰中孚十一月之卦也以歲言之陽起於冬至以歴言之日始於牽牛以日言之晝始於夜半以人言之慮始於心思咸謂何必起於他卦真不知者也初謂朱氏言人之慮始於心思故起於中孚使中孚取心思之義則起於咸可也何必起於中孚而後可朱氏又言歲始於冬至歴始於牽牛日始於夜半故必始於十一月夫律歴始於十一月是矣而以中孚為十一月卦為何義不

此之解而欲以折咸殆不可也使咸之說得行房與雄之言皆可寢矣

陰陽老少　沈括

易象九為老陽七為少八為少陰六為老舊說陽以進為老陰以退為老九六者乾坤之畫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此皆以意配之不然也九七八六之數陽順陰逆之理皆有所從來得之自然非意之所配也凡歸餘之數有多有少多為陰如爻之偶少為陽如爻之奇三少

乾也故曰老陽九揲而得之故其數九其策三十有六兩多一少則一少為之主震坎艮也故皆謂之少陽少在初為震中為坎末為艮皆七揲而得之故其數七其策二十有八三多坤也故曰老陰六揲而得之故其數六其策二十有四兩少一多則多為之主巽離兊也故皆謂之少陰多在初為巽中為離末為兊皆八揲而得之故其數八其策三十有二物盈則變純少陽盈純多陰盈盈為老故老動而少静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卦爻之辭皆九六者惟動則有占不動

則無朕雖易亦不能言之國語謂正屯悔豫皆八遇泰之八是也令人以易筮者雖不動亦引爻辭斷之易中但有九六既不動則是七八安得用九六爻辭此流俗之過也

稗編卷六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稗編卷六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賈　鈫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李帯雙

稗編卷六十三　　明　唐順之　撰

諸家二十一　術數

皇極經世書内篇　　邵雍

物之大者無若天地然而亦有所盡也天之大陰陽盡之矣地之大剛柔盡之矣陰陽盡而四時成焉剛柔盡而四維成焉夫四時四維者天地至大之謂也凡言大者無得而過之也亦未始以大為自得故能成其大豈

不謂至偉至偉者歟天生於動者也地生於靜者也一動一靜交而天地之道盡之矣動之始則陽生焉動之極則陰生焉一陰一陽交而天之用盡之矣靜之始則柔生焉靜之極則剛生焉一剛一柔交而地之用盡之矣動之大者謂之太陽動之小者謂之少陽靜之大者謂之太陰靜之小者謂之少陰太陽為日太陰為月少陽為星少陰為辰日月星辰交而天之體盡之矣太柔為水太剛為火少柔為土少剛為石水火土石交而地

之體盡之矣日為暑月為寒星為晝辰為夜暑寒晝夜交而天之變盡之矣水為雨火為風土為露石為雷雨風露雷交而地之化盡之矣暑變物之性寒變物之情晝變物之形夜變物之體性情形體交而動植之感盡之矣雨化物之走風化物之飛露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走飛草木交而動植之應盡之矣走感暑而變者性之走也感寒而變者情之走也感晝而變者形之走也感夜而變者體之走也飛感暑而變者性之飛也感寒

而變者情之飛也感晝而變者形之飛也感夜而變者體之飛也草感暑而變者性之草也感寒而變者情之草也感晝而變者形之草也感夜而變者體之草也木感暑而變者性之木也感寒而變者情之木也感晝而變者形之木也感夜而變者體之木也性應雨而化者走之性也應風而化者飛之性也應露而化者草之性也應雷而化者木之性也情應雨而化者走之情也應風而化者飛之情也應露而化者草之情也應雷而化

者木之情也形應雨而化者走之形也應風而化者飛之形也應露而化者草之形也應雷而化者木之形也體應雨而化者走之體也應風而化者飛之體也應露而化者草之體也應雷而化者木之體也性之走善色情之走善聲形之走善氣體之走善味性之飛善色情之飛善聲形之飛善氣體之飛善味性之草善色情之草善聲形之草善氣體之草善味性之木善色情之木善聲形之木善氣體之木善味走之性善耳飛之性善

目草之性善口木之性善鼻走之情善耳飛之情善目草之情善口木之情善鼻走之形善耳飛之形善目草之形善口木之形善鼻走之體善耳飛之體善目草之體善口木之體善鼻夫人也者暑寒晝夜無不變風雨露雷無不化性情形體無不感飛走草木無不應所以目善萬物之色耳善萬物之聲鼻善萬物之氣口善萬物之味靈于萬物不亦宜乎人之所以能靈于萬物者謂其目能收萬物之色耳能收萬物之聲鼻能收萬物

之氣口能收萬物之味色聲氣味者萬物之體也目耳鼻口者萬人之用也體無定用惟變是用用無定體惟化是體體用交而人物之道于是乎備矣然則人亦物也聖亦人也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百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萬物之物有億物之物有兆物之物生一一之物當兆物之物者豈非人乎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有億人之人有兆人之人生一一之人當兆人之人者豈非聖乎

是知人也者物之至者也聖也者人之至者也物之至
者始得謂之物之物也人之至者始得謂之人之人也
夫物之物者至物之謂也人之人者至人之謂也以一
至物而當一至人則非聖而何人謂之不聖則吾不信
也何哉謂其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物觀萬
物一世觀萬世者焉又謂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
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又謂其能以上識天時下盡
地理中盡物情通照人事者焉又謂其能以彌綸天地

出入造化進退古今表裏人物者焉噫聖人者非世世而效聖焉吾不得而目見之也雖然吾不得而目見之察其心觀其迹探其體潛其用雖億萬千年亦可以理知之也人或告我曰天地之外別有天地萬物異乎此天地萬物則吾不得而知之非惟吾不得而知之也聖人亦不得而知之也凡言知者謂其心得而知之也言言者謂其口得而言之也既心尚不得而知之口又惡得而言之乎以心不可得知而知之是謂妄知也以口

不可得言而言之是謂妄言也吾又安能從妄人而行妄知妄言者乎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所以謂之理者物之理也所以謂之性者天之性也所以謂之命者處理性者也所以能處理性者非道而何是知道為天地之本天地為萬物之本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為物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為萬物道之道盡之于天矣天之道盡之于地矣天地之道盡之于物矣天地萬物之道盡之于人矣人能知其天地萬物之道所以盡于人

者然後能盡民也天之能盡物則謂之曰昊天人之能

盡民則謂之曰聖人謂昊天能異乎萬物則非所以謂

之昊天也謂聖人能異乎萬民則非所以謂之聖人也

萬民與萬物同則聖人固不異乎昊天者矣然則聖人

與昊天為一道聖人與昊天為一道則萬民與萬物亦

可以為一道也一世之萬民與一世之萬物既可以為

一道則萬世之萬民與萬世之萬物亦可以為一道也

明矣夫昊天之盡物聖人之盡民皆有四府焉昊天之

四府者春夏秋冬之謂也陰陽升降於其間矣聖人之四府者易書詩春秋之謂也禮樂污隆于其間矣春為生物之府夏為長物之府秋為收物之府冬為藏物之府號物之庶謂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庶能出此昊天之四府者乎易為生民之府書為長民之府詩為收民之府春秋為藏民之府號民之庶謂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庶能出此聖人之四府者乎昊天之四府者時也聖人之四府者經也昊天以時授人聖人以經法天天

人之事當何如哉觀春則知易之所存乎觀夏則知書之所存乎觀秋則知詩之所存乎觀冬則知春秋之所存乎易之易者生生之謂也易之書者生長之謂也易之詩者生收之謂也易之春秋者生藏之謂也書之易者長生之謂也書之書者長長之謂也書之詩者長收之謂也書之春秋者長藏之謂也詩之易者收生之謂也詩之書者收長之謂也詩之詩者收收之謂也詩之春秋者收藏之謂也春秋之易者藏生之謂也春秋之

書者藏長之謂也春秋之詩者藏收之謂也春秋之春秋者藏藏之謂也生生者脩夫意者也生長者脩夫言者也生收者脩夫象者也生藏者脩夫數者也長生者脩夫仁者也長長者脩夫禮者也長收者脩夫義者也長藏者脩夫智者也收生者脩夫性者也收長者脩夫情者也收收者脩夫形者也收藏者脩夫體者也藏生者脩夫聖者也藏長者脩夫賢者也藏收者脩夫才者也藏藏者脩夫術者也脩夫意者三皇之謂也脩夫言

者五帝之謂也脩夫象者三王之謂也脩夫數者五伯之謂也脩夫仁者有虞之謂也脩夫禮者有夏之謂也脩夫義者有商之謂也脩夫智者有周之謂也脩夫性者文王之謂也脩夫情者武王之謂也脩夫形者周公之謂也脩夫體者召公之謂也脩夫聖者秦穆之謂也脩夫賢者晉文之謂也脩夫才者齊桓之謂也脩夫術者楚莊之謂也皇帝王伯者易之體也虞夏商周者書之體也文武周召者詩之體也秦晉齊楚者春秋之體

也意言象數者易之用也仁義禮智者書之用也性情形體者詩之用也聖賢才術者春秋之用也用也者心也體也者迹也心迹之間有權存焉者聖人之事也三皇同意而異化五帝同言而異教三王同象而異勸五伯同數而異率同意而異化者必以道以道化民者民亦以道歸之故尚自然夫自然者無為無有之謂也無為者非不為也不固為者也故能廣無有者非不有也不固有者也故能大廣大悉備而不固為固有者其惟

三皇乎是故知能以道化天下者天下亦以道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朴其斯之謂歟三皇同仁而異化五帝同禮而異教三王同義而異勸五伯同智而異率同禮而異教者必以德以德教民者民亦以德歸之故尚讓夫讓也者先人後己之謂也以天下授人而不為輕若素無之也受人之天下而不為重若素有之也若素無素有者謂不已無已有之也若已無已

有則舉一毛以取與于人猶有貪鄙之心生焉而况天下者乎能知其天下之天下非已之天下者其惟五帝乎是故知能以德教天下者天下亦以德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諸乾坤其斯之謂歟三皇同性而異化五帝同情而異教三王同形而異勸五伯同體而異率同形而異勸者必以功以功勸民者民亦以功歸之故尚政夫政也者正也以正正夫不正之謂也天下之正莫如利民焉天下之不正莫如害民

焉能利民者正則謂之曰王矣能害民者不正則謂之曰賊矣以利除害安有去王耶以王去賊安有弑君耶是故知王者正也能以功正天下之不正者天下亦以功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其斯之謂歟三皇同聖而異化五帝同賢而異教三王同才而異勸五伯同術而異率同術而異率者必以力以力率民者民亦以力歸之故尚爭夫爭也者爭夫利者也取以利不以義然後謂之爭小

爭交以言大爭交以兵爭夫强弱者也猶借夫名焉者謂之曲直名也者命物正事之稱也利也者養人成務之具也名不以仁無以守業利不以義無以居功利不以功居名不以業守則亂矣民所以必爭之也五伯者借虚名以爭實利者也帝不足則王王不足則伯伯又不足則夷狄矣若然則五伯不謂無功于中國語其王則未也過夷狄則逺矣周之東遷文武之功德于是乎盡矣猶能維持二十四君王室不絶如綫夷狄不敢屠

害中原者猶五伯借名之力也是故知能以力率天下者天下亦以力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其斯之謂歟夫意也者盡物之性也言也者盡物之情也象也者盡物之形也數也者盡物之體也仁也者盡人之聖也禮也者盡人之賢也義也者盡人之才也智也者盡人之術也盡物之性者謂之道盡物之情者謂之德盡物之形者謂之功盡物之體者謂之力盡人之聖者謂之化盡人之賢

者謂之教盡人之才者謂之勸盡人之術者謂之率道德功力者存乎體者也化教勸率者存乎用者也體用之間有變存焉者聖人之業也夫變也者昊天生萬物之謂也權也者聖人生萬民之謂也非生物非生民而得謂之權變乎善化天下者止於盡道而已善教天下者止于盡德而已善勸天下者止于盡功而已善率天下者止于盡力而已以道德功力為化者乃謂之皇矣以道德功力為教者乃謂之帝矣以道德功力為勸者

乃謂之王矣以道德功力為率者乃謂之伯矣以化教勸率為道者乃謂之易矣以化教勸率為德者乃謂之書矣以化教勸率為功者乃謂之詩矣以化教勸率為力者乃謂之春秋矣此四者天地始則始馬天地終則終馬始終隨乎天地者也夫古今者在天地之間猶旦暮也以今觀今則謂之今矣以後觀今則今亦謂之古矣以今觀古則謂之古矣以古自觀則古亦謂之今矣如是而古亦未必為古也古亦未必為古今亦未必為

今皆自我而觀之也自我而觀之者觀之以道也以道觀之則何古今之有焉無古無今則古今猶旦暮之間也聖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能通乎晝夜之道則能通古今能通古今則能通萬世故雖千古之前萬古之後其人皆自我而觀之也若然則皇帝王伯者聖人之時也易詩書春秋者聖人之經也時有消長經有因革時有消長否泰盡之矣經有因革損益盡之矣否泰盡而體用分損益盡而心迹判體與用分心與迹判聖人之

事業于是乎備矣所以自古當世之君天下者其命有四焉一曰正命二曰受命三曰改命四曰攝命正命者因而因者也受命者因而革者也改命者革而因者也攝命者革而革者也因而因者長而長者也因而革者長而消者也革而因者消而長者也革而革者消而消者也革而革者一世之事業也革而因者十世之事業也因而革者百世之事業也因而因者千世之事業也可以因則因可以革則革者萬世之事業也一世之事

業者非五伯之道而何十世之事業者非三王之道而何百世之事業者非五帝之道而何千世之事業者非三皇之道而何萬世之事業者非仲尼之道而何是知皇帝王伯者命世之謂也仲尼者不世之謂也仲尼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夫如是則何止于百世而已哉億千萬世皆可得而知之也人皆知仲尼之為仲尼不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不欲知仲尼之所以為

仲尼則已如其必欲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則舍天地將奚之焉人皆知天地之為天地不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不欲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則已如其必欲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則舍動静將奚之焉夫一動一静者天地之至妙也歟夫一動一静之間者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歟是故知仲尼之所以能盡三才之道者謂其行無轍迹也故有言曰予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斯之謂歟孔子賛易自羲軒而下序書

自堯舜而下刪詩自文武而下脩春秋自桓文而下自羲軒而下祖三皇也自堯舜而下宗五帝也自文武而下子三王也自桓文而下孫五伯也祖三皇尚賢也宗五帝亦尚賢也三皇尚賢以道五帝尚賢以德子三王尚親也孫五伯亦尚親也三王尚親以功五伯尚親以力嗚呼時之既往億千萬年時之未來亦億千萬年仲尼中間生而為人何祖宗之寡而子孫之多耶所以重贊堯舜至禹曰禹吾無間然矣仲尼後禹千五百餘年

今之後仲尼又千五百餘年雖不敢比仲尼上賛堯舜禹豈不敢比孟子上賛仲尼乎人謂仲尼惜乎無土吾獨以為不然獨夫以百畆為土大夫以百里為土諸侯以四境為土天子以九州為土仲尼以萬世為土若然則孟子言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也斯亦未為之過矣夫人不能自富必待天與其富然後能富人不能自貴必待天與其貴然後能貴若然則富貴在天也不在人也有求而得之者有求而不得者矣是繫乎天者也

功德在人也不在天也可脩而得之不脩則不得是非繫乎天也繫乎人者也夫人之能求而得富貴者求其可得者也非其可得者非所以能求之也眛者不知求而得之則謂其己之能得也故矜之求而失之則謂其人之不與也故怨之如知其已之所以能得人之所以能與則天下安有不知量之人邪天下至富也天子至貴也豈可妄意求而得之也雖曰天命亦未始不由積功累行聖君艱難以成之庸君暴虐以壞之是天歟是

人歟是知人作之咎固難逃已天降之災禳之奚益積功累行君子常分非有求而然也有求而然者所謂利乎仁者也君子安有餘事于其間哉然而有幸有不幸者始可以語命也已夏禹以功有天下夏桀以雹失天下殷湯以功有天下殷紂以雹失天下周武以功有天下周幽以雹失天下三者雖時不同其成敗之形一也平王東遷無功以復王業赧王西走無雹以喪王室威令不逮一小國諸侯仰存于五伯而已此又奚足道哉

但時無真王者出焉雖有虛名與杞宋其誰曰少異是時也春秋之作不亦宜乎仲尼脩經周平之時書終于晉文侯詩列為王國風春秋始于魯隱公易盡于未濟卦予非知仲尼者學為仲尼者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出自諸侯天子之重去矣宗周之功德自文武出而出自幽厲文武之基息矣由是犬戎得以侮中國周之諸侯非一獨晉能攘去戎狄徙王東都洛邑用存王國為天下伯者之倡秬鬯圭瓚之錫其能免乎傳稱子貢

欲去魯告朔之餼羊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是知名存實亡者猶愈于名實俱亡者矣禮雖廢而羊存則後世安知有不復行禮者矣晉文公尊王雖用虛名猶能力使天下諸侯知有周天子而不敢以兵加之也及晉之衰也秦由是敢滅周斯愛禮之言信不誣矣齊景公嘗一日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是時也諸侯僭天子陪臣執國命祿

去公室政出私門景公自不能上奉周天子欲其臣下奉已不亦難乎厥後齊祚卒為田氏所移夫齊之有田氏者亦猶晉之有三家周之有五伯也韓趙魏之於晉也既立其功又分其地既畀其主又專其國田氏之于齊也既得其禄又專其政既弑其君又移其祚天下之事豈無漸乎履霜之戒寧不思乎傳稱王者往也能往天下者可以王也周之衰也諸侯不朝天子久矣及楚預中國會盟仲尼始進爵為子其僭王也不亦陋乎夫

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吳嘗破越而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貪婪攻取不顧德義侵侮齊晉專以夷狄為事遂復為越所滅越又不監之其後復為楚所滅楚又不監之其後復為秦所滅秦又不監之其後復為漢所滅恃强凌弱與虎豹何以異乎非所以謂之中國義理之師也宋之為國也爵高而力卑者乎盟不度德會不量力區區與諸侯並驅中原耻居其後其于伯也不亦難乎周之同姓諸侯而克永世者獨有

燕在焉燕處北陸之地去中原特遠茍不隨韓趙魏齊楚較利刄爭虛名則足以養德待時觀諸侯之變秦雖虎狼亦未易加害延十五六年後天下事未可知也中原之地方九千里古不加多而今不加少然而有祚長祚短地大地小者攻守異勢故也自三代而降漢唐為盛秦界于周漢之間矣秦始盛于穆公中于孝公終于始皇起于西夷遷于岐山徙于咸陽兵黷宇內血流天下呑吐四海更革今古雖不能比德三代非晉隋可同

年而語也其祚之不永得非用法太酷殺人之多乎所以仲尼序書終于秦誓一事其言不亦遠乎夫好生者生之徒也好殺者死之徒也周之好生也以義漢之好生也亦以義秦之好殺也以利楚之好殺也亦以利周之好生也以義而漢且不及秦之好殺也以利而楚又過之天之道人之情又奚擇于周秦漢楚哉擇乎善惡而已是知善也者無敵于天下而天下共善之惡也者亦無敵于天下而天下亦共惡之天之道人之情又奚

擇于周秦漢楚哉擇于善惡而已昔者孔子語堯舜則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語湯武則曰順乎天而應乎人斯言可以該古今帝王受命之理也堯禪舜以德舜禪禹以功以德帝也以功亦帝也然而德下一等則入于功矣湯伐桀以放武伐紂以殺以放王也以殺亦王也然而放下一等則入于殺矣是知時有消長事有因革前聖後聖非出於一途哉天與人相為表裏天有陰陽人有邪正邪正之由繫乎上之所好也上好德則民用正

上好佞則民用邪邪正之由有自來矣雖聖君在上不能無小人是難其為小人雖庸君在上不能無君子是難其為君子自古聖君之盛未有如唐堯之世君子何其多邪時非無小人也是難其為小人也故君子多也所以雖有四凶不能肆其惡自古庸君之盛未有如殷紂之世小人何其多邪時非無君子也是難其為君子也故小人多也所以雖有三仁不能遂其善是知君擇臣臣擇君者是繫乎人也君得臣臣得君者是非繫乎

人也繫乎天者也賢愚人之本性利害民之常情虞舜陶于河濱傅説築于巖下天下皆知其賢而百執事不為之舉者利害使之然也吁利害叢于中而矛戟森于外又安知有虞舜之聖而傅説之賢哉河濱非禪位之所巖下非求相之方昔也在億萬人之下而今也在億萬人之上相去一何遠之甚也然而必此云者貴有名者也易曰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中正行險往且有功雖危無咎能自信故也伊尹以之是知古之人患名過

實者有之矣其間有幸與不幸者雖聖人人力有不及
者矣伊尹行冢宰居責成之地借使避放君之名豈曰
不忠乎則天下之事去矣又安能正嗣君成終始之大
忠者乎吁若委寄于匪人三年之間其如嗣君何則天
下之事亦去矣又安有伊尹也坎有孚維心亨不亦近
之乎易曰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剛健主豫動而有
應群疑乃亡能自彊故也周公以之是知聖人不能使
人無謗能處謗者也周公居總己當任重之地借使避

滅親之名宜曰不孝乎則天下之事去矣又安能保嗣君成終始之大孝者乎吁若委寄于匪人七年之間其如嗣君何則天下之事亦去矣又安有周公也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不亦近之乎夫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也尚行則篤實之風行焉尚言則詭譎之風行焉天下將治則人必尚義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利也尚義則謙讓之風行焉尚利則攘奪之風行焉三王尚行者也五伯尚言者也尚行者必

入于義也尚言者必入于利也義利之相去一何遠之如是耶是知言之于口不若行之于身行之于身不若盡之于心言之于口人得而聞之行之于身人得而見之盡之于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明猶不可欺况神之聰明乎是知無愧于口不若無愧于身無愧于身不若無愧于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吁安得無心過之人而與之語心哉是故知聖人所以能立于無過之地者謂其善事于心

者也仲尼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管仲相桓公覇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知武王雖不逮舜之盡善盡美以其解天下之倒懸則下于舜一等耳桓公雖不逮武之應天順人以其霸諸侯一匡天下則髙于狄亦遠矣以武比舜則不能無過比桓則不能無功以桓比狄則不能無功比武則不能無過漢氏宜立乎桓武之間矣是時也非會天下民厭秦之暴且甚雖十劉季百

子房其如人心未易何且古今之時則異也而民好生惡死之心非異也自古殺人之多未有如秦之甚天下安有不厭之乎夫殺人之多不必以刃謂天下之人無生路可趨也而又況以刃多殺天下之人乎秦二世萬乘也求為黔首而不能得漢劉季匹夫也免為元首而不能已萬乘與匹夫相去有間矣然而有時而代者謂其天下之利害有所懸之耳天之道非禍萬乘而福匹夫也謂其禍無道而福有道也人之情非去萬乘而就

匹夫也謂其去無道而就有道也萬乘與匹夫相去有間矣然而有時而代之者謂其直以天下之利害有所懸之耳日既沒矣月既望矣星不能不希矣非星之希是星難乎其為光矣能為其光者不亦希乎漢唐既創業矣呂武既擅權矣臣不能不希矣非臣之希是臣難乎其為忠矣能為其忠者不亦希乎是知任天下事易死天下事難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苟成之又何計乎死與生也如其不成雖死奚益况其有正與不正者

乎與其死于不正孰若生于正與其生于不正孰若死于正在乎忠與智者之一擇焉死固可惜貴乎成天下之事也如其敗天下之事一死奚以塞責生固可愛貴乎成天下之事也如其敗天下之事一生何以收功噫能成天下之事又能不失其正而生者非漢之留侯唐之梁公而何微斯二人則漢唐之祚或幾乎移矣豈若虛生虛死者焉夫虛生虛死者譬之蕭艾忠與智者不由乎其間矣仲尼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

誠哉是言也自極亂至于極治必三變矣三皇之法無殺五伯之法無生伯一變至于王矣王一變至于帝矣帝一變至于皇矣其于生也非百年而何是知三皇之世如春五帝之世如夏三王之世如秋五伯之世如冬如春溫如也如夏燠如也如秋凄如也如冬洌如也春夏秋冬者昊天之時也易書詩春秋者聖人之經也天時不差則歲功成矣聖經不忒則君德成矣天有常時聖有常經行之正則正矣行之邪則邪矣邪正之間有

道存焉行之正則謂之正道行之邪則謂之邪道邪正由人乎由天乎天由道而生地由道而成物由道而形人由道而行天地人物則異也其于由道一也夫道也者道也道無形行之則見于事矣如道路之道坦然使千億萬年行之人知其歸者也或曰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君子道消則小人道長長者是則消者非也消者是則長者非也何以知正道邪道之然乎吁賊夫人之論也不曰君行君事臣行臣事父行父事子行子事夫

行夫事妻行妻事君子行君子事小人行小人事中國行中國事夷狄行夷狄事謂之正道君行臣事臣行君事父行子事子行父事夫行妻事妻行夫事君子行小人事小人行君子事中國行夷狄事夷狄行中國事謂之邪道至於三代之世治未有不治人倫之為道也三代之世亂未有不亂人倫之為道也後世之慕三代之治世者未有不正人倫者也後世之慕三代之亂世者未有不亂人倫者也自三代而下漢唐為盛未始不由

治而興亂而亡況其不盛于漢唐者乎其興也未始不由君道盛父道盛夫道盛君子之道盛中國之道盛其亡也又未始不由臣道盛子道盛妻道盛小人之道盛夷狄之道盛噫二道對行何故治世少而亂世多邪君子少而小人多邪曰豈不知陽一而陰二乎天地尚由是道而生況其人與物乎人者物之至靈者也物之靈未若人之靈尚由是道而生又況人靈于物者乎是知人亦物也以其至靈故特謂之人也日經天之元月經

天之會星經天之運辰經天之世以日經日則元之元可知之矣以日經月則元之會可知之矣以日經星則元之運可知之矣以日經辰則元之世可知之矣以月經日則會之元可知之矣以月經月則會之會可知之矣以月經星則會之運可知之矣以月經辰則會之世可知之矣以星經日則運之元可知之矣以星經月則運之會可知之矣以星經星則運之運可知之矣以星經辰則運之世可知之矣以辰經日則世之元可知之

矣以辰經月則世之會可知之矣以辰經星則世之運可知之矣以辰經辰則世之世可知之矣元之元一元之會十二元之運三百六十元之世四千三百二十會之元十二會之會一百四十四會之運四千三百二十會之世五萬一千八百四十演運之元三百六十運之會四千三百二十運之運一十二萬九千六百運之世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世之元四千三百二十世之會五萬一千八百四十世之運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

百世之世一千八百六十六萬二千四百元之元以春行春之時也元之會以春行夏之時也元之運以春行秋之時也元之世以春行冬之時也會之元以夏行春之時也會之會以夏行夏之時也會之運以夏行秋之時也會之世以夏行冬之時也運之元以秋行春之時也運之會以秋行夏之時也運之運以秋行秋之時也運之世以秋行冬之時也世之元以冬行春之時也世之會以冬行夏之時也世之運以冬行秋之時也世之

世以冬行冬之時也皇之皇以道行道之事也皇之帝以道行德之事也皇之王以道行功之事也皇之伯以道行力之事也帝之皇以德行道之事也帝之帝以德行德之事也帝之王以德行功之事也帝之伯以德行力之事也王之皇以功行道之事也王之帝以功行德之事也王之王以功行功之事也王之伯以功行力之事也伯之皇以力行道之事也伯之帝以力行德之事也伯之王以力行功之事也伯之伯以力行力之事也

時有消長事有因革非聖人無以盡之所以仲尼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是知千萬世之時千萬世之經豈可畫地而輕言哉三皇春也五帝夏也三王秋也五伯冬也七國冬之餘冽也漢王而不足晉伯而有餘三國伯之雄者也十六國伯之叢者也南五代伯之借乘也北五朝伯之傳舍也隋晉之子也唐漢之弟也隋季諸郡之伯江漢之餘波也唐季諸鎮之伯日月之餘光也後五代之伯月

未出之星也自帝堯至于今上下三千餘年前後百有餘世書傳可明紀者四海之內九州之間或合或離或治或亂或強或羸或唱或隨未始有兼世而能一其風俗者吁古者謂三十年為一世豈徒然哉俟化之必洽教之必浹民之情始可以一變矣苟有命世之人繼世而興焉則雖民如夷狄三變而帝道可舉惜乎時無百年之世世無百年之人比其有代則賢之與不肖何止于相半也時之難不其然乎人之難不其然乎太陽之

體數十太陰之體數十二少陽之體數十少陰之體數十二少剛之體數十少柔之體數十二太剛之體數十太柔之體數十二進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體數退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體數是謂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用數進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體數退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體數是謂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體數一百六十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體數一百九十二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用數一百一

十二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一百五十二以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用數唱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是謂日月星辰之變數以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和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用數是謂水火土石之化數日月星辰之變數一萬七千二十四謂之動數水火土石之化數一萬七千二十四謂之植數再唱和日月星辰水火土石之變化通數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六謂之動植通數日月星辰者變乎暑寒

晝夜者也水火土石者化乎雨風露雷者也暑寒晝夜者變乎性情形體者也雨風露雷者化乎走飛草木者也暑變飛走木草之性寒變飛走木草之情晝變飛走木草之形夜變飛走木草之體雨化性情形體之走風化性情形體之飛露化性情形體之草雷化性情形體之木性情形體者本乎天者也飛走木草者本乎地者也本乎天者分陰分陽之謂也本乎地者分柔分剛之謂也夫分陰分陽分柔分剛者天地萬物之謂也備天

地萬物者人之謂也有日日之物者也有日月之物者
也有日星之物者也有日辰之物者也有月日之物者
也有月月之物者也有月星之物者也有月辰之物者
也有星日之物者也有星月之物者也有星星之物者
也有星辰之物者也有辰日之物者也有辰月之物者
也有辰星之物者也有辰辰之物者也日日物者飛飛
也日月物者飛走也日星物者飛木也日辰物者飛草
也月日物者走飛也月月物者走走也月星物者走木

也月辰物者走草也星日物者木飛也星月物者木走
也星星物者木木也星辰物者木草也辰日物者草飛
也辰月物者草走也辰星物者草木也辰辰物者草草
也有皇皇之民者也有皇帝之民者也有皇王之民者
也有皇伯之民者也有帝皇之民者也有帝帝之民者
也有帝王之民者也有帝伯之民者也有王皇之民者
也有王帝之民者也有王王之民者也有王伯之民者
也有伯皇之民者也有伯帝之民者也有伯王之民者

也有伯伯之民者也皇皇民者士士也皇帝民者士農
也皇王民者士工也皇伯民者士商也帝皇民者農士
也帝帝民者農農也帝王民者農工也帝伯民者農商
也王皇民者工士也王帝民者工農也王王民者工工
也王伯民者工商也伯皇民者商士也伯帝民者商農
也伯王民者商工也伯伯民者商商也飛飛物者性性
也飛走物者性情也飛木物者性形也飛草物者性體
也走飛物者情性也走走物者情情也走木物者情形

也走草物者情體也木飛物者形性也木走物者形情
也木木物者形形也木草物者形體也草飛物者體性
也草走物者體情也草木物者體形也草草物者體體
也士士民者仁仁也士農民者仁禮也士工民者仁義
也士商民者仁智也農士民者禮仁也農農民者禮禮
也農工民者禮義也農商民者禮智也工士民者義仁
也工農民者義禮也工工民者義義也工商民者義智
也商士民者智仁也商農民者智禮也商工民者智義

也商商民者智智也飛飛之物一之一飛走之物一之
十飛木之物一之百飛草之物一之千走飛之物十之
一走走之物十之十走木之物十之百走草之物十之
千木飛之物百之一木走之物百之十木木之物百之
百木草之物百之千草飛之物千之一草走之物千之
十草木之物千之百草草之物千之千士士之民一之
一士農之民一之十士工之民一之百士商之民一之
千農士之民十之一農農之民十之十農工之民十之

百農商之民十之千工士之民百之一工農之民百之十工工之民百之百工商之民百之千商士之民千之一商農之民千之十商工之民千之百商商之民千之千一一之飛當兆物一十之飛當億物一百之飛當萬物一千之飛當千物十一之走當億物十十之走當萬物十百之走當千物十千之走當百物百一之木當萬物百十之木當千物百百之木當百物百千之木當十物千一之草當千物千十之草當百物千百之草當十

物千千之草當一物一一之士當兆民一十之士當億民一百之士當萬民一千之士當千民一十之農當億民十十之農當萬民十百之農當千民十千之農當百民百一之工當萬民百十之工當千民百百之工當百民百千之工當十民千一之商當千民千十之商當百民千百之商當十民千千之商當一民為一一之物能當兆物者非巨物而何為一一之民能當兆民者非巨民而何為千千之物能分一物者非細物而何為千千

之民能分一民者非細民而何固知物有大小民有賢愚移昊天生兆物之德而生兆民則豈不謂至神者乎移昊天養兆物之功而養兆民則豈不謂至聖者乎吾而今而後知踐跡為大非大聖大神之人豈有不負於天地者矣夫所以謂之觀物者非以目觀之也非觀之以目而觀之以心也非觀之以心而觀之以理也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焉莫不有性焉莫不有命焉所以謂之理者窮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性者盡之而後可知

也所以謂之命者至之而後可知也此三知者天下之真知也雖聖人無以過之也而過之者非所以謂之聖人也夫鑑之所以能為明者謂其能不隱萬物之形也雖然鑑之能不隱萬物之形未若水之能一萬物之形也雖然水之能一萬物之形又未若聖人能一萬物之情也聖人之所以能一萬物之情者謂其能反觀也所以謂之反觀者不以我觀物也不以我觀物者以物觀物之謂也既能以物觀物又安有我於其間哉是知我

亦人也人亦我也我與人皆物也此所以能用天下之目為已之目其目無所不觀矣用天下之耳為已之耳其耳無所不聽矣用天下之口為已之口其口無所不言矣用天下之心為已之心其心無所不謀矣夫天下之觀其于見也不亦廣乎天下之聽其於聞也不亦遠乎天下之言其于論也不亦高乎天下之謀其于樂也不亦大乎夫其見至廣其聞至遠其論至高其樂至大能為至廣至遠至高至大之事而中無一為焉豈不謂

至神至聖者乎非唯吾謂之至神至聖而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非唯一時之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而千萬世之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已

皇極　　胡一桂

皇極經世書者宋康節先生邵子之所作也今畧述先生祖先天方圓圖演數之法以見作用之大旨若夫推步之精知來之神愚何能闖於其藩所願學焉而未敏

也因得友人查伯復顏叔俞邦翰孟宣相與講之粗知其說云

經世本先天方圓圖說　查顏叔

康節先天之易尚象而不尚辭觀物篇有所謂律呂圖聲音圖八卦交為十二辰圖十二辰交而為十六位圖太極圖既濟陰陽圖掛一圖三千六百年圖諸圖之傳並無一字言其所以然盖欲示不言之教如伏羲六十四卦初無言語文字也然其圖雖多特只本之先天六

十四卦方圓圖且以先天圖言之圓圖象天包於地外方圖象地處於天中是一大陰陽相配也分圓圖而觀乾兊離震居左為天卦巽坎艮坤居右為地卦分陰陽立兩儀而主運行不息之事分方圖而觀西北十六卦天卦自相交東南十六卦地卦自相交其斜行則乾兊離震巽坎艮坤自西北而東南皆陰陽之純卦也不能生物西南十六卦天去交地天卦皆在上而生氣在首故能生動物而頭向上東北十六卦地去交天天卦皆

在下而生氣在根故能生植物而頭向下其斜行則泰損既濟益恒未濟咸否自東北而西南皆陰陽得偶之合也所以能生物也又合二圖而觀方圖乾處圓圖亥位謂之天門是天氣下降也方圖坤處圓圖巳位謂之地戶是地氣上騰也此兩十六卦所謂陰陽互藏其宅也方圖泰處圓圖寅位謂之鬼方方圖否處圓圖申位謂之人路此兩十六卦是天交天地交地而生生不息所以泰居寅而否居申所謂陰陽各從其類也夫圓圖

主運行之事方圓主生物之事運行者氣也生物者質也氣非質則無所附麗質非氣則豈能生物哉康節經世書本先天方圓圖其作用大畧如此

經世要旨　俞孟宣

先天之學本来只是先天六十四卦大横圖一一八八之序横圖者卦之所以列一一八八者數之所由肇卦之於數猶形之於影耳由是取横圖復至乾三十二卦自北歷東以至于南取姤至坤三十二卦自南歷西以

終于北以應天之運而天根月窟自然之理不假作為莫不作對待而圓圖立矣取横圖乾一宫之八卦自乾至泰横布於圓圖之内而兊二宫之八卦自履至臨加布於乾宫八卦之上餘六卦以次横列而乾居西北坤居東南否泰陰陽之交居于東北西南以應地之方横斜曲直之妙理無窮而方圖立矣若夫圓圖之發用則以乾兊離震三十二卦為陽為在天日月星辰之四象為元會運世之大四象震離二宫為陽中陰兊乾二宫

為陽中陽又分天道之陰陽太少坤艮坎巽三十二卦為陰為在地水火土石之四象為歲月日時之小四象巽坎為陰中陽艮坤為陰中陰又分地道之柔剛太少其數則自一一二二以至八八並以十二三十累因而為分杪之數全數悉具觀物篇中如天地各十六象皇帝王伯走飛草木等錯綜數暢之妙自見若夫方圖之取用則分為四片西北十六陽卦為天卦而乾主之東南十六陰卦為地卦而坤主之否泰所主元會運世凡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十本篇今不繁具

二萬九千六百年皆有當時直事之卦泝其始如星甲辰子之直事卦所謂畫前有易也直事卦者即掛一卦也運世年月皆有之以掛一全卦之序分去如每運每世每年每月並用四爻直之其餘爻即閏也為說甚多今不繁具或以世卦配運卦或以年卦配世卦須合方圖天地卦分位置左右若世卦配運則運卦居左年卦配世則世卦居左左為天卦右為地卦須變爻卦變以合方圖攷大四象掛一之卦以求分數攷大四象元會運世是何位即合掛一何卦以亦得其位之分數矣按掛一本圖可見也此所得之掛一某卦而質於圓圖以察理亂休咎而圓圖陰卦為歲月日時主動植事物自有律呂聲音數合

方圖天地卦位置左右橫看既濟卦效大小四象而得掛一之卦以求分杪二數（人用分物用杪）亦質於圓圖以觀臧否（謂得掛一卦以質之圓圖在何處如陽中陽則極治之時事物皆美陰中陰極亂之時事物皆惡陰中陽亂而將治事物終美陽中陰治而將亂事物終惡又察其陰陽進退饒乏卦氣發斂屈伸之類）凡古今治迹只是憑一定之卦以推步動植事物則隨時取聲音數以求卦而占測也（一定卦者掛一之序也聲音者方圖天地卦以求得掛一卦也）所謂經者猶言經緯經綸之義觀天之數以元經會者猶以十二會為經而三百六十運以下為緯觀地之數

以會經運者猶以二百五十運為經而以二千九百八十四世以下為緯觀人之數以運經世者猶以一百二十世為經而三千六百年為緯謂一元則經之以會九會則經之以運十運則經之以世也雖曰斷自唐虞以下而百世亦可推也邵子志存斯世故惟以經世人事名篇但動植事物之數雖屬圓圖陰卦而歲月日時之下分杪太細故以四卷載律呂聲音之變而悉歸之方圖矣盖方圓二圖錯綜而用變動不居不可為典要也皇極取河圖天五地六二中

以立數取圓圖太少陰陽剛柔之唱和得一萬七千二十四凡日月星辰之變水火土石之化律呂聲音之實數同歸于此以此一萬七千二十四自乘得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六是為動植通數而用之以取掛一卦二百五十六者也以圓圖大四象每元之元一大位各全具六十四卦係十六之乘十六又四其六十四也取掛一卦之法乃用前數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六是為九位掛其中五之位看左右位陰陽進退消息虛張其說繁晦今故畧之學者但按邵子所傳掛一卦之定序效之似不須布籌以自惑也掛一卦起於元之元之元之元之元泰

卦乃方圖東北之位終始萬物之義故運世與年各用
掛一全卦之序而直事仍取合於方圖天地卦圓圖大
小四象而後分杪之數歸宿矣今當一元之午會癸運酉世即一歲之五月初十日酉時也是謂大小四象
皇極經世以六十四卦四之為二百五十六卦一千五
百三十六爻分直二十四氣三百六十日每一氣首分
四爻直閏謂之藏閏二十四氣共九十六爻其餘每四
爻直一日以五行生旺休囚定其休咎據一歲如此大

之而元會運世小之而歲月日時一以此推之謂之加
一倍法程子所謂一日之運即千歲之運其理不過如
此二百五十六卦謂之揚一卦起例在祝氏鈐中以萬
物之通數而消息之不知果是康節置卦之原否也
五行法只以乾坎艮震巽離坤兌為序以兌一宮為例
季秋冬季冬春季春夏季夏秋
廢休死囚沒胎相旺

洪範皇極内篇序

蔡沈

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者始

於一象者成於二一者奇二者偶也奇者數之所以行偶者象之所以立故二而四四而八八者八卦之象也一而三三而九九者九疇之數也由是重之八而六十四六十四而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而八十一八十一而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窒變通之妙或即象而為數或反數而擬象洞極用書潛虛用圖非無作也而牽合附會自然之數益晦蝕焉嗟夫天地

之所以肇者數也人物之所以生者數也萬事之所以失得者亦數也數之體著於形數之用妙乎理非窮神知化獨立物表者曷足以與此哉然數之與象若異用也而本則一若殊途也而歸則同不明乎數不足與語象不明乎象不足與語數二者可以相有不可以相無也先君子曰洛書者數之原也余讀洪範而有感焉上稽天文下察地理中參人物古今之變窮義理之精微究興亡之徵兆微顯闡幽彝倫攸叙秩然有天地萬物

各得其所之妙歲月侵尋粗述所見辭雖未備而義則著矣其果有益於世教否乎皆所不敢知也雖然余所樂而玩者理也余所言而傳者數也若其所以數之妙則在乎人之自得焉爾

著卦辨疑序　　　通考

陳氏曰郭雍撰自序畧言學者相傳謂九為老陽七為少陽六為老陰八為少陰及觀乾爻稱九坤爻稱六則九六為陰陽盖無疑也而六子皆稱九六不言七八則

少陰少陽未有所據及考乾坤之策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六之一則乾爻得三十六坤爻得二十四是則老陰老陽之數也又考二篇之策陽爻百九十有二以三十六乘之積六千九百十有二陰爻百九十有二以二十四乘之積四千六百八合之為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則二篇之策亦皆老陰老陽之數也而少陰少陽之數又無所見再置陽爻百九十有二以少陽二十八乘之積五千三百七十六再置陰爻

百九十有二以少陰三十二乘之積六千一百四十四合之亦為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以是知少陰少陽之數隱於老陰老陽之中如是則七九皆為陽六八皆為陰其畫為奇為耦皆同聖人畫卦初未必以陰陽老少為異然卜史之家欲取動爻之後卦故分别老少之象與聖人畫卦之道已不同矣然七九為陽六八為陰盖謂陰陽各有二道與說卦言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其義皆同是道也以聖人不明載之繫辭

後世紛紛互相矛盾至有大失聖人之意者大率多主
卜史之論不知所謂策數遂妄為臆說也
朱子語録曰揲蓍雖是一小事自孔子来千五百年人
都理會不得唐時人說得雖有病痛大體理會得是近
来說得大乖自郭子和始奇者揲之餘為奇扐者歸其
餘扐二指之中今子和反以掛一為奇而以揲之餘為
扐又不用老少只用三十六三十二二十八二十四不
知為策數以為聖賢從来只說陰陽不曾說老少不知

他既無老少則七八九六皆無用又何以為卦又曰龜為卜策為筮策是餘數謂之策他只是胡亂說策字或問他既如此說則再扐而後掛之說何如曰他以第一揲扐為扐第二第三揲不掛為扐第四揲又掛然如此則無五年再閏如其已前排真个是五年再閏聖人下字皆有義理掛者挂也扐者勒於二指之中也

以錢代蓍　　　儲泳後同

筮易以蓍古法也近世以錢擲爻欲其簡便要不能盡

卜筮之道自昔以錢之有字者為陰無字者為陽故兩背為拆二畫也兩字為單一畫也朱文公以為錢之有字者為面無字者為背凡物面皆屬陽背皆屬陰反舊法而用之故建安諸學者悉主其說或謂古者鑄金為貝曰刀曰泉其陰或紀國號如鏡陰之有款識也一以為陰一以為陽未知孰是大抵筮必以蓍求為簡便必盡其法余嘗以木為三彈丸丸各六面三面各刻三畫三面刻二畫呪而擲之以盡老少陰陽之變三丸各六

面十有八變之義也三面為三乾之九也三面為二坤之六也此用九用六之義也三者乾之一畫函三也二者坤之一畫分二也此三天兩地之說也三九揲之皆三則成九老陽數也三九皆二則成六老陰數也兩二一三則成七少陽數也兩三一二則成八少陰數也所用者乾坤之畫以成八卦是乾坤成六子之象也九象大極之一也三三為乾二二為坤象兩也三九者象天地人之三才也每九得數十五洛書皇極數也合三九

之數而為四十有五河圖九宮數也上二則下三上三則下二動靜皆五故五藏於用參以四十五大衍之數五十也三九成九於上則三九伏六於下此老陽變陰之體也三九成六於上則三九伏九於下此老陰變陽之體也二三相對每九各具三五此叅伍以變錯綜其數之旨也體圓而轉變動不居也六位相乘周流六虛也三九六擲而成卦亦十有八變之義也既無錢背錢面陰陽之疑又合老少陰陽之變因著其法與好事者

同其用

評潛虛揲法

潛虛之言曰萬物皆祖於虛生於氣氣以成體體以受性性以辨名名以立行行以俟命故潛虛有氣圖其次體圖又其次性圖又其次名圖又其次行圖又其次命圖其目凡六而張氏或言八圖者行圖中有變圖解圖也潛虛主河圖所謂原委即天一地六之水所謂熒焱即地二天七之火所謂本末即天三地八之木所謂卝

刃即地四天九之金所謂基家即天五地十之土一與六合一得五成六二與七合二得五成七三與八合三得五成八四與九合四得五成九五與十合五得五成十皆稟中宮戊已之功此潛虛五十五行所以齊行獨居中也潛虛之畫即如今人布筭之籌潛虛之行即如周易之卦行有七變即如卦有六爻變有解辭即如爻有小象然周易以八乘八則為六十四卦潛虛以十乘十宜為百行而止五十五行茲所以為潛虛也五十五

者天地自然之數以氣圖觀之原一荄二本三卝四基五委六焱七末八刃九冢十湊合成五十五數以體圖觀之一元之下從左體逆推一等止於一二等止於二三等止於三四等止於四五等止於五六等止於六七等止於七八等止於八九等止於九十等止於十亦自然為五十五數最是性圖先列十紀十紀既浹其次降一其次降二其次降三其次降四至五配而性備始於紀終於配尤足以見五十五數自然之妙至於名圖所

以具五十五行之名行圖所以見五十五者之行命圖所以著夫吉凶臧否平之五變五十五行之中每行七變元餘齊三行不占則五十二行該三百六十四變元當一變餘則奇分是為三百六十五變有奇上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可以度天軌可以協歲紀此則潛虛之大槩也然而圖不盡意學者但觀圖上之言而未嘗布蓍軌策以試其周流變動之處則不過曰潛虛者虛其半而已是豈足以知潛虛哉漢儒有言學

者有利禄尚不能明易如玄何今人於周易家有其書幼誦其文尚罕能留意揲法况潛虚揲蓍乎甞試以七十五蓍按其法揲之然後知潛虚雖虚其半未嘗不兼用其半正如人在平地仰而觀天二十八宿之周流甞只見其一半潛虚爻卦虚半似之及觀晝夜之間運動流轉暑而宵見寒而晨見潛虚幽顯反對似之朱文公記范炳文圖後有云凡例二十六字為命圖之關紐記占四十二字注六字以見古法之變凡例二十六字其

辭曰行王者吉相者藏休者平囚者否死者凶左為主右為客容為主行此以主客先後分陰陽而本卦所屬之五行常因古體以起義也記占四十二字注六字其辭曰疆圉作噩辜甲午日加巳筮先基後冢得庸占得上金上本不占巳為火火生土先基後冢藏注曰其幽否火勝金變上凶注曰其幽吉此即温公自以潛虛筮之又自記其占法如此愚按歲陽在丁曰疆圉歲名在酉曰作噩月在午曰辜疆圉作噩辜甲午日加巳考其

時日蓋司馬公當嘉祐二年丁酉十二月二十一日甲午巳時所占也筮先基後冡得庸蓋初揲時除五蓍不用之外以七十蓍信手平分左手得三十五蓍又除掛一之外以十揲之餘四蓍通掛一為五第一揲得左基再併合前蓍平分右手得三十蓍亦除掛一以十揲之餘九蓍通掛一為十故第二揲得右冡庸之為行也基左冡右左主右客先基後冡即先主後客為陽陽則置右揲左又併合前蓍再分為左右置右不揲而揲其左

以七揲之正餘七蓍自初至上為七故曰占得上金庸行土其上金初與上本在不占之例而用本日所占如世俗占易六爻皆静則以所直日時與卦神生克斷之温公記此則不變無占者可以為例巳火生土初中雖𡣕而火金相忌其末則凶注文又明夫吉凶𡣕否有顯幽之異用凡此皆圖之所未及而朱文公所謂見占法之變者頼有此爾記占四十二字一則見巳火之宜於土者或不宜於金使後學知時與卦生克之例矣二則

見庸之上金於本行無占而以本時為占使後學知初與上不占之例矣三則見左右之有先後吉凶之有幽顯使後學知虛半互出而反對之卦亦潛伏於其中矣何以言之潛虛之乘數百其十純數也其九十交數也所謂十純者元純一蠢純二容純三徒純四齊純五造純六考純七乕純八乂純九積純十潛虛之十純如易純卦之八純然易卦自八純之外皆有反對潛虛則虛半而無復反對於交數九十之中用者四十五不用者亦

四十五假如左原右委其名曰昧即左委右原者不用
或問左原右委在所取則左委右原何故不取豈知掛
揲之時亦有先委後原者又如左熒右焱其名曰憂即
左焱右熒者不用或問左熒右焱在所用則左焱右熒
何故不用豈知布算之時亦有先焱後熒者若謂温公
將虛半之卦直截不用則毋乃以己意取舍附會求合
於五十五數哉潛虛出於河圖揲法本與周易同其所
以異者非求異也易有重卦布在六十四位而潛虛者

虛四十五位以圖觀之則但見其半獨於揲蓍之時先後互觀幽顯相形情狀畢露故揲者比周易稍稍損益其法而用之周易之蓍五十虛一而用四十九潛虛之蓍七十五虛五而用七十周易以四揲之潛虛以十揲其名而以七揲其變周易揲蓍平分之後先取右一蓍掛於左左右皆揲十有八變而成卦潛虛揲蓍平分之後取左一蓍掛於右初揲左則虛右次揲右則虛左此亦虛半之意至於定名之餘歛蓍復揲取陰取陽此又

於虛半之中兩開其端故其法曰五行相乘得二十五
又以三才乘之得七十五言蓍數所由定也又曰左為
主右為客先主後客者陽先客後主者陰言十揲之時
有陰有陽則七揲者視此為去就也又曰陽則置右而
揲左陰則置左而揲右生純置右成純置左言十純別
為格例所以見交卦之虛半者不相棄也又曰陽則用
其顯陰則用其幽幽者吉凶藏否與顯戾言吉凶藏否
在命圖者亦只說得一半而虛其半以俟占者自識之

也此乃揚子雲夜測隂晝測陽之法用之於潛虛尤宜大抵虛其半而不用是故謂之虛於虛半之中未嘗不藏其用是故謂之潛潛虛不敢擬易視玄與範深矣

論鄭夬易數　　沈括

江南人鄭夬曾為一書談易一說曰乾坤大父母也復姤小父母也乾一變生復得一陽坤一變生姤得一隂乾再變生臨得二陽坤再變生遯得二隂乾三變生泰得四陽坤三變生否得四隂乾四變生大壯得八陽坤

四變生觀得八陰乾五變生夬得十六陽坤五變生剥
得十六陰乾六變生歸妹本得三十二陽坤六變生漸
本得三十二陰乾坤錯綜陰陽各三十二生六十四卦
夬之為書皆荒唐之論獨有此變卦之說未知其是非
予後因見兵部外郎秦君玠論夬所談駭然嘆曰夬何
處得此法玠云曾遇一異人授此數歷推往古興衰運
歷無不皆驗常恨不能盡得其術西都邵雍亦知大畧
已能洞吉凶之變此人乃形之於書必有天譴此非世

人得聞也予聞其言恠兼復甚秘不欲深詰之今夬與

雍玠皆已死終不知其何術也

稗編卷六十三